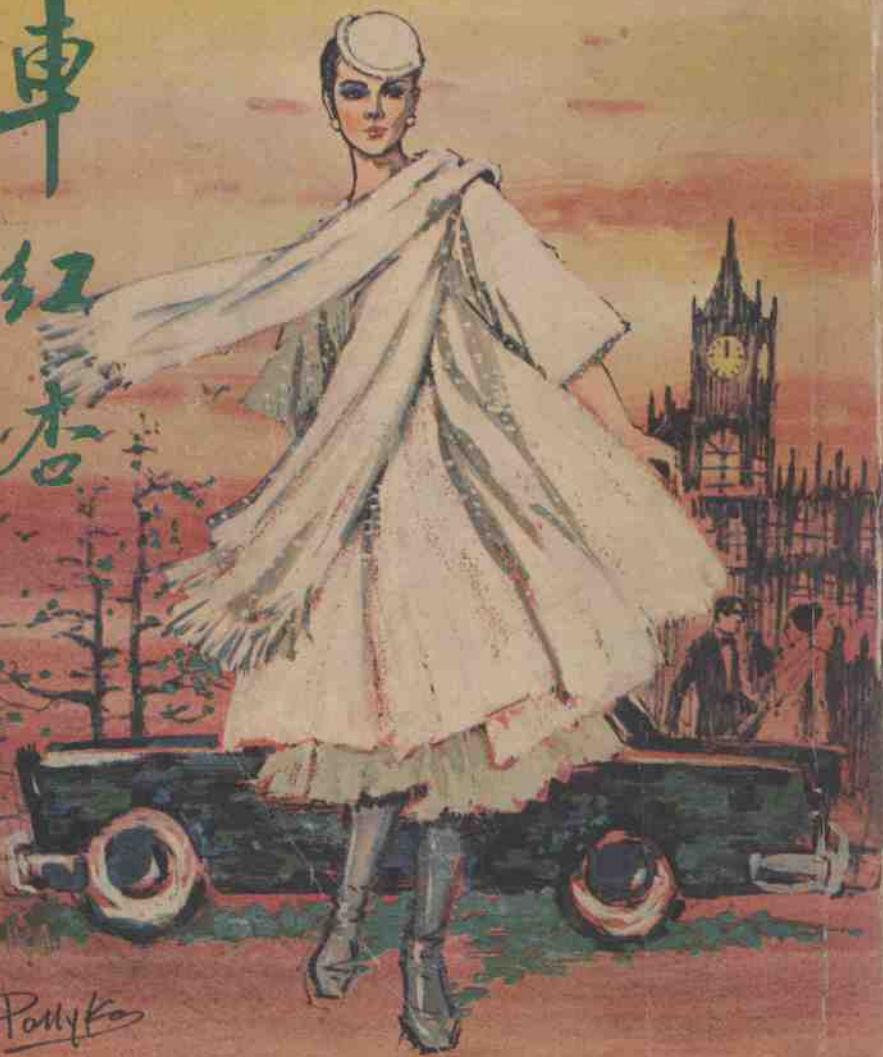


香車  
紅杏





香車

紅杏



## 香車紅杏

原著：阿瑟·海利

出版者：星島出版社

台北市青島東路7—1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捌肆壹號)

主編：李宜培

© 版權所有 請勿轉載或翻印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

公元一九七九年

訂價：港幣拾貳元

新臺幣玖拾伍元

## 第一章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的心情很壞。他夜裡睡得不好，原因是電氈時好時壞，害得他凍醒了好幾次。他穿上睡衣，外披晨袍，在屋裡踱了幾遍之後，把電氈的操縱部分拆開，又把修理的工具拿到床上。幾件工具佔了大床的一半，太太還在床上酣睡哩。他幾乎立時發現有個連接的部分鬆脫了，難怪昨夜電氈時時失靈。他一面暗罵電氈製造商的產品品質不佳，一面乾脆把整個失靈的部分帶到地下室的工場修理。

他的太太柯拉麗移動了一下身子。再過幾分鐘，她的鬧鐘就會響了，那時她將睡眼矇矓地起身爲自己和丈夫預備早餐。

室外仍是一片漆黑。他們住的這個地方是底特律城以北十二英里的勃魯姆菲爾德山郊區。

除了電氈外，另有一個原因使這位削瘦、好動、和平時和藹的總裁不高興。幾分鐘之前，他從床邊收音機低聲的新聞廣播中，聽到汽車業大評論家的可恨、苛厲、而又熟悉的聲音。

昨天在華盛頓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中，艾默生·魏爾已經對三個他最喜抨擊的目標——通用、

福特、佳士拿——重加猛擊。各大通訊社大概是欠缺其他新聞來源，居然把魏爾的談話全文發佈了。

魏爾指汽車工業的三巨頭「貪婪，從事串謀的罪行、為私利而欺騙大眾。」串謀，是指這三家公司始終沒有發明以電或蒸氣為動力的車輛，來代替以汽油為動力的車輛。魏爾說電力或蒸氣發動的車輛「現在已經可用了。」

這項指責並不新奇。不過，這位善於攪公共關係並懂得應付新聞界的魏爾，曾蒐集了不少新資料，使自己的談話有新聞價值。

通用公司——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的總裁是工程學博士。平時只要時間允許，他就喜歡在家裡東做西做，現在他照平時的方式把電氈操縱儀修好。接著，他洗個淋浴、刮鬍子、換上寫字間的衣服，才同柯拉麗一起吃早點。

餐廳的枱子上放著一份「底特律自由報」。第一版顯著地印著魏爾的照片和姓名。他看了一眼，怒冲冲地把報紙撇到地上。

柯拉麗端給他一份無胆固醇的早餐，是烤麪包和蛋白、鮮蕃茄片和鬆軟白乾酪。「我希望你吃了，心情可以好些，」她說。這位通用總裁的夫人一向親自煮早餐，而且一定跟丈夫一道吃，不管他離家多麼早。現在她坐在丈夫的對面，從地上撿起「自由報」，打開來看。

「艾默生，魏爾說我們如果技術上有本領將人類送上月球或火星，汽車工業就該有本事製造一種完全安全、絕無弊病、絕不染污環境的汽車，」她宣讀新聞的內容。

丈夫放下手中的刀叉，問道，「早餐只有這一點點，難道你還想吃不下？」

柯拉麗微笑道，「我總覺得有些地方已做到防止污染這一點。」她鎮定地繼續讀下去：「魏爾引述聖經的話來談論空氣污問題。」

「我的耶穌基督！聖經那有這些話？」

「親愛的，不是耶穌基督。是舊約裡的語句。」

這倒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大聲說，「讀下去。總之，你有意如此。」

「是引述舊約耶利米書，」柯拉麗說。「原文是：我領你們進入沃美之地，讓你們吃其中的果子和美實；但你們進入的時候，就玷污我的土地，使我的產業變得可憎。」她替丈夫和自己又倒滿咖啡，接著說，「我想魏爾倒很聰明。」

「沒有人說那個小雜種不聰明。」

柯拉麗繼續大聲讀。「魏爾說汽車業和汽油業共同阻延了技術上的進步，否則早就造出有效的電力車或蒸氣車子。他們故意阻延，理由很簡單。這種車輛一旦問世，他們投於污染處處的內燃機的龐大資金，就將化為烏有。」她放下報紙，問，「魏爾的話，有沒有一點真實？」

「魏爾顯然認為全部都是真的？」

「但你認為不然？」

「當然咯。」

「沒有一絲一毫是真的嗎？」

他有點生氣了，說，「不管哪一種無理的言論，有時也帶點真實，因此像艾默生、魏爾這類的人才能講出一番似乎很有道理的話。」

「那麼你要否認他的話了？」

「也許不。」

「爲什麼不？」

「因爲通用汽車公司如果以魏爾做對手，外界就要說一個巨大的組織欺侮一個人。如果我們不答覆，外界一樣咒罵，不過至少不可能引述我們的話而加曲解。」

「該不該有人出來答覆呢？」

「假若有個聰明的記者去訪問亨利·福特，亨利是會答覆的。」這位總裁笑了。「只是亨利將痛受抨擊，各報也不會把他的話全部刊載。」

「假若我處在你的職位，」柯拉麗說，「我想自己該有點表示。我是說，假若我確實相信自己做得對的話。」

「多謝你的指教。」

總裁吃完早餐，不再聽太太諄諄勸言。不過，短暫的交談，加上柯拉麗認爲對他有益而不時給他的激勵，已使他心平氣和。

廚房外傳來白晝女工人進屋的聲音，這就是表示每天接女傭上班的總裁座車和司機，已經在門外等候了。他離開餐桌，站起身，又吻下太太道別。

片刻之後，六點鐘剛過，他的卡特克座車轉入電訊路，向著勞治高速公路和市區的新中心地帶疾駛。這是十月間一個清涼的早晨，吹著強勁的西北風，微微帶著寒意。

密歇根的底特律，這個成為世界汽車工業首都的汽車城，正從夜裡醒過來。

也是在勃魯姆菲爾德山，距離通用公司總裁寓所有十分鐘汽車路程的地方，一輛林肯轎車滑著過去，原來福特公司的副總裁正坐在裡面向底特律市機場進發。他已經吃過早餐，是獨個兒一人。從大清早五點鐘起，他一直坐在燈光柔和的書房裡，不是閱讀備忘錄（多半是用特製的藍紙寫的，因為福特公司的幾個副總裁都用藍紙書寫有關政策執行之事），就是對著錄音機口授明確的指示。管家端上早餐盤，放到他的書枱上，他連頭都不抬，吃的時候也如此，因為他在一小時之內，要完成其他大多數行政主管在一天甚或一天以上所要完成的工作。

他剛才所作的決策，有一大部分是關於設立新廠或擴建原廠之事，所需的支出，達幾十億元。副總裁的職務之一，就是批准或否決種種計劃，並決定執行的先後。有一次，有人問他，像這樣關係巨款支配的裁決，是不是會令他擔心。他答道，「並不，因為在我的腦子裡，最後的三個數目字，永遠是當它不存在的。如此一來，就跟買幢房子那樣不必煞費心機了。」

這種自負兼脫口而出的答語，典型代表這位從售車員一路像火箭般升到汽車業最高層十幾名決策人行列的人物。爬升的程序，附帶地使他成為千萬富翁，雖然有人不免要問，一個人為了名利而要活受罪，是否有失理性。

這位常務副總裁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忙到如癡如狂，每星期往往要做足七天，才把事

情辦完。今天，一般人還在夢鄉的時候，他已經坐上公司的噴射機，在飛向紐約的途中了，而且他還利用這段飛行的時間，同屬員檢討市場情況。飛機着陸之後，他要主持一次會議，出席人是福特公司的各區經理，議題仍是市場情況。會後，他要立刻跟新澤西的二十名售車商作一次愉快的談話，因為他們對於擔保和服務問題，都有滿肚子牢騷。稍後，他要到曼哈頓區出席銀行巨頭年會的午餐會，並發表演說，然後再舉行不受拘束的記者會，由記者隨便發問。

午刻過了不久，他要原機飛回底特律，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接見訪客並處理日常事務，直到晚飯時刻為止。有時他要一面工作、一面讓理髮師進來替他理髮。晚餐就在辦公廳更上一層的屋頂小屋裡吃，這時他還要同各部門經理進行決定性的討論，專談汽車的新款式。

接著，他要到韓密爾頓殯儀館，去弔唁一位因工作過勞而在昨天突然冠狀動脈阻塞逝世的同事。這間殯儀館是汽車工業界高層人物的身後料理場，這些人到死還講究身份，從殯儀館抬出來之後，就送到伍德隆墓地下葬。這片墓地有時被稱為「行政主管之廟堂」。

弔完喪，他方能提著公事包回家，包內是預定明天早晨處理的文件。

現在，他把早餐盤推開，整理了一些文件，站起身。這間私人書房可謂圖書充棟，有時——但不是今天早晨——他會對著一排排的書本投以懷念的一瞥。許多年前，他讀書勤，涉獵又廣，假若命運給他另外的安排，他可能已成爲學者。可是現在，他沒有時間讀書了，甚至報紙，都要能夠抽出片刻的時間，才能拿起來走馬看花地瞄一下。他撿起管家起先送來的當天日報，原封不動塞入公事包。魏爾的抨擊和加諸他個人身上的毒罵，他只有在日落之前才會知道，跟汽車工業

界其他許多人物一樣。

隨同副總裁去紐約的屬員，此刻已經在機場上的福特公司空運處等候。他一到，就說「我們起飛吧。」一分一秒都不浪費。

一行八人正向機艙爬登的時候，噴射機的引擎已經在動，最後一個登機的人還沒有繫好安全帶，飛機已慢慢駛上跑道了。只有搭乘私人飛機的人，才會體驗到時間上要比搭乘班機省得多。儘管快到這樣，飛機還沒有到達跑道盡頭的起飛點，大家已經把大腿上難著的公事包打開了。副總裁開始說話。「本月西北區的成績不滿意。數字是多少，你我都清楚。我要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也要你們說明目前採取了什麼對策。」

他才說完，飛機已經升空。

太陽剛從天邊露出一半，空中是朵朵灰色的殘雲，道道橙紅亮光從雲隙透出來。

噴射機繼續上升，地面上整座廣闊的城市和郊區，在晨曦下隱若可見；底特律市中心區是方圓一英里的綠洲，很像具體而微的紐約曼哈頓區。從市中心區朝前望，只見土褐色的街道、大廈、工廠、房舍、和唧唧不斷的高速公路，幾乎全蒙上一層灰塵，原來那裡是清潔經費欠缺的市鎮，有如希臘神話中的饑牛棚。朝西看，是比較乾淨青綠的狄波恩市，是鱗次櫛比的大工廠。東方盡頭的那一帶，剛好相反，那裡樹木處處，修剪齊整，是富人棲居之地。南方是煙霧瀰漫的萬陶德工業區。底特律河上的貝爾島，看起來像一艘滿載的灰綠色駁船。朝著河的彼面向加拿大那邊望，可以看到極髒的溫莎區，跟美國老大哥最髒的部分，不分軒輊。

這一大片地區及其四週各處，在日光照射下，但見車輛蠕動。它們以萬計，像螞蟻大軍，又像旅鼠隊伍，依觀點的不同而異。換班的工人、文員、主管，以及其他的人，都坐著汽車向大小工廠進發，展開當天的生產程序。

這天的汽車生產，已經開始。生產由底特律控制策劃，生產的步調則在福特與佳士拿這兩條高速公路交叉點車輛阻塞處的一個巨形固特異報告牌上顯示出來。牌上面的數目字，高達五英尺，看上去像個超型的里程計，全年的汽車產量，每一分鐘先由全國傳報系統極準確地提出報告，再隨時在牌上列明。全國各地的裝配廠不斷推出完整的汽車，牌上的數目字跟著增長。

美國東部時區之內，此刻有廿九間汽車廠開工，正源源報出生產的數字。沒多久，中西部的十九間裝配廠也就要開工，接下去是加州的六間投入生產，所以數字將轉變得更快。當地的駕車人注意那個固特異報告牌的數字，就像醫生注意血壓表上的數字或股票經紀注意道瓊指數一樣。「車輛今用組織」的乘車人，天天打賭早晚的數字。

距離這座報告牌最近的一間汽車生產廠，是佳士拿公司在韓特勒麥區的道奇與順風牌工廠，離這裡約一英里。從每晨六點鐘起，這間裝配廠每小時出產一百多輛。

現任的佳士拿公司董事長，曾經有過一段時期會不時親自入廠視察當天的開工情形，還要親自檢驗成品。現在，他很少這樣做了。今晨，他還在家裡慢條斯理地一面讀「華爾街日報」，一面同太太啜著咖啡。太太要到市區出席藝術協會的一次晨早會議，他在離家之前，親把咖啡端出來。

這位董事長早期新任總裁的時候，親下工廠，表現積極，一半是這家營業衰退暮氣沉沉的公司確實需要一個這樣的人，一半是他不是從營業或工程部門出身，而是從財務部門升上的，所以一定要摔掉別人加在他身上的「記帳員」標誌。在他的領導下，佳士拿公司曾經興衰交替。先是六年的一段時間，投資人對公司的信心大增，接著是財務上響出警號，然後是拚命撙節，緊張稍緩，因此有些人就說，這家公司要在患難之中才有最佳表現。興也好，衰也好，總之，佳士拿的招牌不會有倒下的一天。公司有合理的成果，所以董事長目前可以輕鬆一點，可以多思考，可以讀些自己喜歡的書。

此刻他在看魏爾最新的責罵，是「華爾街日報」刊載的那篇，比底特律「自由報」所登的較比溫和。這篇東西令他心煩。他覺得這個評論家滿口陳腔濫調，而且是拾人牙慧，因此他讀完，就翻閱立論較比中肯的地產新聞版。幾年以來，佳士拿不但業務多元化，還大力建立一個地產王國，可能幾十年之後，夢想成真，將自己目前「第三巨頭」的地位，提升到同通用汽車一樣甚或過之。不過，外間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還不多。

此刻，佳士拿在韓特勒麥區和其他各地的車廠，正源源不斷地流出汽車成品，這是董事長深感欣幸的。

因之，在今天早晨，三巨頭仍同往常一樣奮鬥，但規模較小的美國汽車公司，則在威斯康辛州北部的工廠裡增闢了小支流，出產了大使型、黃蜂型等類的新車輛。

## 第二章

在費思高速公路以北的一間汽車裝配廠裡，鬢髮漸白的汽車工業老前輩馬特·查勒斯基副廠長因為今天是星期三，特別高興。

並不是星期三這天沒有生存攸關的急務要辦——隨便那一天都免不了有急務。今晚同平日一樣，他將拖著疲倦的身子回家，將覺得自己比五十三歲的實際年齡更老，也將明白自己在高壓鍋裡又度過了一天。有時他但願能夠恢復青年的精壯，重見初踏入汽車生產業或二次大戰出任空軍轟炸員那時的一股勃勃活力。有時他回顧既往，覺得戰時所嘗的苦頭，還不像今天幹這份文職的差事可怕，儘管戰時是身在歐洲，備極艱辛。

他踏入工廠閣樓上嵌滿玻璃板的這間辦公室才幾分鐘，外衣還沒脫下，已經把寫字枱上一份繫著紅綫帶子的備忘錄約略閱了一遍。這是有關工會訴冤的文件，他曉得假若處理不當或不馬上解決的話，訴冤就會變成全廠罷工。當然，備忘錄旁邊已有一大疊文件，裡面也有許多問題要他傷腦筋，這些問題全是頭痛的事，其中包括重要原料的短絀（每天都有這類事）、品質的提高、

機器的失靈、以及從沒有人料得到的一些新難題，每一樁都足以使裝配廠停工而致生產中斷。

身裁魁梧的查勒斯基朝灰色鋼枱邊的座椅一坐，身子習慣地擺動幾下。他聽到座椅發出嘎嘎的響聲，這等於是個警號，讓他明白自己本已逾量的體重還在增長，肚臍也凸出來了。他想著就慚愧：現在要把這個身子擠進一架B-12重轟炸機首部的窄小炸彈艙裡，再也辦不到了。他本以為心坎裡的千愁萬慮可以使體重減輕，沒料到不減反增，尤以費麗達逝世以來，獨居無聊之際，就打開冰箱抓東西吃。

不過，至少今天是星期三。

首先，他撥內線電話給總辦事處；時間還早，他的秘書還未到班。接電話的是一名工廠記時員。

「我要找帕克蘭和工會委員會委員，」他發令。「要他們立刻到我這裡來。」

帕克蘭是工頭。廠內員工應該全都知道副廠長的寫字枱上有一份繫了紅綫帶子的備忘錄，所以他要找的工會委員到底是哪一個，也不言自明。在一間工廠裡，壞消息就像燃著的汽油那樣傳得快。

枱上那疊文件還沒有動手碰，不過他也快要批閱了。這疊文件又令他想起自己心情沈重地反覆考慮到的種種足以使裝配綫停頓的因素。

裝配綫停頓，不管起因是什麼，對查勒斯基來說，總是協邊的一把利劍。本著生存的理由，他的職責是保證裝配綫不斷地動，每分鐘要有一輛成品從裝配綫推出來，不管用的是哪種方法。

有時他覺得自己好像在耍把戲，拿著十五個球在空中拋上拋下。高層的經理部門對於他的把戲或各種藉口，全都不理，他們只注重結果：生產指標，每天的實際產量，製造的成本。假若裝配綫停頓，他必然馬上知道。每停頓一分鐘，就是整輛的一部汽車未能生產，這種損失是永久無法彌補的。因之，儘管是停頓兩三分鐘，損失就是好幾千元，因為裝配綫雖然停頓不前，工資和其他支出還是照樣往上滾的。

不過，今天至少是星期三。

內線電話響了。「查勒斯基先生，他們到你這裡來了。」

他答了一聲好。

查勒斯基喜歡星期三，理由很簡單。星期三距離星期一有兩天，距離星期五也是兩天。

在一間汽車工廠裡，廠方最頭痛的日子是星期一和五，因為缺職的人特別多。每逢星期一，以鐘點計酬的員工總比任何一天的上班人數少；其次是星期五。原來發薪期通常是在星期四，許多工人領到工資後，就提前享受痛飲或醉醺醺的週末。等到週末一過，又要利用星期一整天來補足睡眠或消清醉後的不適。

因此，每到星期一和五，其他問題都還在其次，最大的難關是人手不足而仍要使生產繼續。這時候，工人就像圍棋盤上的棋子，被人調來調去。有的工人須攔下熟手的工作，接手從未做過的職務。平時專門在車輪上扭緊螺釘帽的工人，可能被調去裝配車頭的擋板，運氣好的時候，還有人略加指點，但往往根本沒人指導也要幹。還有一些人，可能會臨時由勞力總滙處或非技術部

門——例如裝運或掃地部門——調派到任何部門頂缺。有的立刻可以接手，有的則有時可能把加熱器的鉗子或其他零件整個裝倒了，甚至一直錯到下班為止。

結果是必然的。星期一和五這兩天製造出來的車輛，必然有許多是粗劣地裝配的，車身的種種毛病唯有由買主去應付。知道這種內幕的顧客，無不把這種車輛當爲臭肉一樣，避之唯恐不及。有幾個明瞭真相的城區售車商，由於銷量大，對工廠有說話權，必然限定工廠對老主顧預訂的車輛，必須在星期二至四這三天出廠，而懂得路數的主顧也因此只向大銷售商購買。各公司主管人員和他們親友們預訂的車輛，一律是這三天內的出品。

副廠長辦公室的大門，突然被人推開。他要見的那名工頭帕克蘭大搖大擺地走進來，連門都懶得敲。

帕克蘭兩肩寬廣，骨架特大，四十未到，比查勒斯基大約年輕十五歲。他假若上大學讀書，可能成爲足球隊後衛。他跟當代的工頭們不同，看起來很有對付權威的本領。從他的表情上看，他似乎也料到有麻煩，而且準備對付。他滿臉通紅。查勒斯基發現他的右顴骨下，有塊瘀傷。

查勒斯基對帕克蘭這種推門進來的舉動，並不介意，還示意他坐下。「讓兩條腿休息休息吧，再慢慢冷靜下來。」

兩人隔著一張寫字枱，相對坐下。

「我想聽聽你這方面的說法，可是別浪費時間，因爲照這裡面寫的來說，你是給我們大家出了難題，」副廠長指著那份訴冤的備忘錄說。